

日本最畅销的心理悬念小说

松岡圭祐

催眠

h y p n o s i s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日本最畅销的心理悬念小说

松岡圭祐

催眠

松岡圭祐

王成 李明妍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1-0601号

© 1997 by MATSUOKA Keisuke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 2001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作品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催眠/(日)松岡圭祐著;王成,李明妍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

ISBN 7-80109-418-2

I. 催… II. ①松…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330 号

催 眠

松岡圭祐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cctp_edit @ 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46 千字

印 张:11

印 数:8001—11000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目 录

面带笑容的女人	1
操纵偶人	17
白色的克罗拉	33
中心	47
逃避现实	57
胖男人	69
被催眠性	91
理惠子	107
偏见	119
花束	132
读心术的秘密	141
脸神经麻痹	160

催眠

目 录



电 视 游 戏	166
手 术 失 误	177
贪 污 嫌 疑	184
火 锅 店	205
精 神 恍 惚	222
猜 拳	250
胆 小 鬼	268
独 轮 车	275
会 面	283
结 婚 戒 指	294
绿 色 的 猴 子	303
精 神 创 伤	327



面带笑容的女人

雨借着风势越下越大，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已经十月中旬了，可是今年的台风仍然缠绵不休地纠缠着日本列岛。看来秋高气爽的日子是没有指望了。

本来已非常闷热的房间里同时挤了六个人，显得越发闷热了。

实相寺则之连续不断地背了两个小时的台词，觉得嗓子干得厉害，声音也变嘶哑了，他真想解开领带轻松一下，可是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能再继续忍耐。

“放松，放松身体，慢慢地，要困了。意识渐渐远去，就要睡着了……”



实相寺一边像朗诵诗一样轻轻地重复着相同的句子，一边向墙上的镜子瞄了一眼，镜中的他满头黑发，梳着背头，嘴边留满了胡子，尽管是个近视眼，但目光还是非常有神。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自信，用手指轻轻地擦去了额头上渗出的细汗。他不敢用力，怕擦掉打在脸上的粉底。

摄影灯亮了，光线晃得人只能眯着眼睛，现场直播开始。

工作赶快结束吧！结束后就可以像往常一样喝啤酒、威士忌，彻底忘掉所有不痛快的事情。实相寺一边想着，一边煞有介事地来到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的女人身边。站在屋角不断地练习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终于可以在跟她同台表演时用上了。实相寺一脸严肃地注视着那个女人的脸。

实相寺知道自己心里发慌。坐在自己眼前的女人可是闻名全国的最漂亮的少女偶像，而且最近又在 NHK 的电视连续剧中扮演角色，是个大红大紫的演艺界新秀。

她有着只有二十岁女孩子才有的白皙皮肤、美丽的容颜、窈窕的身材，非常可爱。现在的她穿着朴素雅致的白色短罩衫和长裙，与她在电视剧中的衣着非常相似，在那部电视剧中，她扮演一位身患白血病最多只能再活半年的不幸少女。

美少女静静地闭着眼睛，安详地背靠着椅子坐着，像是睡着了。她的表情令人想起电视剧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幕。

实相寺觉得自己也成了电视剧中的一员，感受到了那种唯有站在大舞台上才有的满足感。他可以让全国的观众都知道这位美少女被他用一句话随意操纵的样子。如果不论事实情况如何，仅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那是完全可能的。

实相寺向前弯着腰，目光落在了那个女人的脸上。她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当实相寺把脸凑到离她只有十几厘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腿突然哆嗦起来，额头上也渗出了汗水，他太紧张了。他似乎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在观看电视节目，他不敢相信自己能与她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上。

屋内鸦雀无声，实相寺觉得自己的心跳不断加快，嘴里渴得像要冒烟似的，而自己接下去要说的一句话又是那样的虚无缥缈，脱离现实。他突然有一种非常不安的预感。如果说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怎么办？可是，又不得不说。现在，能否拍出一个满意的画面，关键就在于自己的一句话了。

实相寺终于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喊了一声：“现在，你变成了一只鸟儿。”

他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就像结了冰一样阵阵发冷，声音因紧张而彻底地走了调。就在实相寺注意到自己的失态时，“噗哧”一声，那女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隔了有一秒钟，那女人突然又开始放声大笑起来，此时的她再也不是既典雅又楚楚可怜的年轻女人了，而成了大街上常见的那种能在别人面前张开大嘴，放声狂笑的女人。镶在右边的金属牙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

对于实相寺所施的催眠术的反应，她没像患了梦游症那样，摇摇晃晃地扑棱着双手，显出一副幼稚可爱、单纯的样子，而是把四十岁男人的一点点失败当作笑料，来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表现出了世上最坏的一种被称为女人的动物的习性。从她哈哈大笑以至于变了形的脸上看，她哪里是电视连续剧的女主角，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低级、下流的妓女。

实相寺觉得十分恼火，要是屋里没有其他的人，他早就给她一个耳光了，可是，屋里并不仅仅是他们两人，在灯光背后的黑



暗处,同样传来了男人们的大笑声,眯上眼睛,隐约可以看到光线的背后有几个晃动着的人影,有的笑得抖动着肩膀,有的则毫无顾忌地满脸堆笑,还有的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仿佛脸上裂开了一个洞。

实相寺还是露出了奉承的笑容,对他来说,能做的只有迎合此时的气氛而已。

“行了,转播已经切换回录音室了。”灯光后面,有人喊了一声。

照明灯灭了,在红红绿绿,隐约可见的视觉残留中,有个身穿黑夹克的年轻男人走上前来,说道:“紧张吧?好像不太顺利啊!”

这个年轻的男人就是导演,实相寺早上刚刚拿到他的名片,名字好像叫杉本什么的。但他不是电视台制作部的导演,而是承包经营的制作公司的导演。

实相寺刚想解释,那女人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一边捧腹大笑,一边说道:“稍等一下,我都笑得不行了,都怪这个人,突然发出那么怪的声音。我去补一下妆,行吗?”

“行,去吧!”杉本导演说完,摇了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实相寺突然感到闷得慌,但是没人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与其说是没人注意,倒不如说是根本就没人关心他。杉本已经走开了,正跟摄影师说着什么,那女人却从靠墙放着的桌子上拿起一块糖,放入口中,拿着手机走出屋去。

观众们可能不知道,凡是进入演艺界的女人,别看她是清纯派的偶像,其实她还抽烟呢!别看她名气很大,也是坐电车上下班,连个装样子的经纪人也没有,她一个人去拍摄现场,有事就



用手机与事务所联系,甚至连化妆也是自己动手。来不及吃中午送来的盒饭,还会带回去当晚餐。总之,在幕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她们与在公司里的女职员一样,只是普通的女人。自从进入演艺界,实相寺总是被这样的现实所困扰,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还经常把演艺界的虚假当作现实来看待,他能感觉到那个女人的清纯就是最好的例证。

实相寺又烦躁地回到了镜子前面。不知不觉汗水不断地从额头上渗了出来。他一边咋舌,一边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妆掉了也不管了,都这时候了,谁还顾得了那个。

“实相寺君,可以说句话吗?”二十岁左右,穿着细长的工装裤的助理导演站在背后。

“嗯,什么事?”实相寺问道。

“是这样的,原来准备将这里的实况转播放在 Wide Show 时段内,播几分钟的时间……可是由于刚才的情况,现在要跟负责人商量一下怎么办好,请稍等一会儿。”

这伙人在房间的角落里说着什么,实相寺心里非常清楚。肯定是,“实相寺这家伙,就‘你困了’那么句台词,像和尚念经似地反复背了两个多小时,花了那么长时间,按理说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倒是在节目正式开始前两小时就进入现场,且一直不得不闭着眼睛的那个女人让人同情。什么催眠术,原来就这样呀!五分钟的转播还行,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不是纯粹丢人现眼吗!”之类的话。

隔着门从走廊外又传来了那女人刺耳的笑声,好像在手机中与谁说着什么,肯定是又把刚才的失败当成谈资了吧!实相寺这样想着,不就有一点小名气吗,真是个讨厌的女人。

虽说是常有的事,但说到 Wide Show 的外景拍摄真是让人



生气。实相寺在镜子前面整理了一下领口，抿了抿嘴唇。白天节目的外景摄制组是一个叫 ENG 的摄影组，也就是一台贝卡姆的取景相机，加上照明和音响人员的一个小组。在有许多眼睛盯着的演播室里规规矩矩的年轻演员，在外景拍摄场却是我行我素，很霸道。催眠术的演示就一直在在一台相机与几个年轻人这种大煞风景的情况下进行的。

实相寺把擦汗用的手帕放入口袋。工作人员仍然集中在房间的角落里悄声地交谈着。杉本在向实相寺这边瞄了一眼后，又马上把目光收回到那堆人身上。实相寺靠着墙壁，抬头望着天花板。

“实相寺君，”听到有人叫他，实相寺转过身去，杉本导演正站在那儿。“对不起，真是非常抱歉。”

“有什么事吗？”

“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Wide Show 的播放时间是在三十分鐘以后。其中用三分钟左右转播这里的节目。”

“好的，这次我一定努力做好。”

“是吗……可是刚才是提前两个小时开始准备，好不容易到了转播时间，却是那样的反应。是不是超能力对她起作用比较困难？”

“不是超能力，是催眠术。”

“哦，对不起。”杉本大模大样地说道：“是催眠术，是我自己学得不够。不过，怎么样，催眠术对她不起作用吗？”

“不，”实相寺断然说道：“当然起作用了。”

“是吗？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呀！”杉本显出一副奇怪的样子。

“有完没完，你，就像早上说明的那样，催眠术不是单用起作



用或不起作用就能说明的东西。就像睡眠一样，催眠术也是有的深、有的浅等各种各样的状态。一般所说的进入催眠状态，说到底是一种很深的状态。至于看到跳舞，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这种状态，也只是进入催眠状态很深的人才有一种反应。”

“这么说，像她这种情况，虽然是比较浅，但还是起作用了。”

“对，是这样的。”实相寺点头说道：“她进入催眠状态是比较浅，如果再深一点的话，效果就会……”

这时，已经回到屋里的女人大声地说道：“我可是一点也没有进入催眠状态，一直闭着眼睛，累死人了。”

杉本一脸的苦笑。实相寺耐着性子，继续认真地说道：

“催眠不是指睡着的状态。由于仍然有意识，自己是无法知道是否已经进入催眠状态的，对方到底是已经进入催眠状态呢？还是光闭着眼睛而已呢？这一点除了专家以外，外行人是无法判断的。”

“哦，”杉本咧着嘴，抱着双臂说道：“是吗？只是因为我們不是专家，所以认识不够，这真是对不起了。不过，就这一点来说，观众也是一样的呀。对她进行催眠，如果不能让观众看到她受催眠师也就是您的意志的控制，那他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真是反应迟钝的家伙。实相寺有点不耐烦了。观众的事他当然是知道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让她像鸟一样吧嗒吧嗒不停地扑棱，使观众们看到她好像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一般来说，为了使自己演出的节目取得成功，优秀的演员都会假装进入催眠状态。

那个女人却没想到这一点。可是即使这样，如果导演机灵一点的话，就会说，装装样子也行，之类的话，让演员表演一番。

杉本考虑了一会儿，最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向国营电视台的



电视剧女主角转过身去说道：

“如果仍然这样的话，今天一整天就可能都白费了，我还是希望拍一下您进入催眠状态的样子。”

“可是，催眠对我不起作用呀！”

“所以嘛！”杉本笑了。

那女人睁大了眼睛，半天才吐出一句话。“原来，您是让我假装呀？怎么能这样呢。”

实相寺觉是自己都要气疯了，真想大声叱责：真是无能的导演！用更强硬的态度，不容否认的语气命令她又有什么关系！

可是，随着一声哄堂大笑，实相寺也只好陪着笑了。

“节目后半部分的转播总算都完成了，”杉本说道，“大家辛苦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本来可以重做的。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大家特意到这里来，非常感谢……”

气氛非常地沉闷。隔了一会儿，杉本轻声地说，“大家辛苦了”。年轻女演员却是用一种怪怪的、快活的语气答了一声，“大家辛苦了——”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像背台词一样地说了一句。

这就是意味着全体一致认为刚才实相寺的催眠是失败的。

“非常感谢……大家辛苦了。”实相寺嘴里嘟囔着说道。但其他工作人员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只是忙着准备下一个节目。

实相寺带着无言的压力离开了房间，这座公寓是摄制组为了转播的需要借来的。在走廊上走了几步以后，又传来了年轻女演员的声音。

“唉，今天真是笑得太多了，这样笑的话，晚上肯定能睡个好觉了。”

接着传来了其他工作人员的笑声。而杉本的声音又盖过了那些笑声。“行了！后半部分转播时，就这么说吧，这样就有效



果了。”

狗屎！被这帮兔崽子们给耍了。

来到外面，实相寺才想起正下着大雨，自己却把伞忘在房间里了。但他不想再回去取了。就像无处发泄的怒火突然要发泄出来一样，实相寺冲入瓢泼大雨之中，奋力向代代木上原车站的方向跑去。

乘上千代田线，在明治神宫前站下了车。在去位于原宿竹下街的店铺之前，实相寺被站前的游戏厅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凡是在这里的客人，大概都没看过刚才的 Wide Show，哪怕是看了以后再到这里来的，也因为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游戏机台上，没有人会来注意他。对自己来说，这里是惟一的好去处了，实相寺心里想。

他单手拎着在小卖店买的小瓶威士忌，在一种叫作 Feb executor 的新型数字游戏机前坐了下来。并列着的三个十厘米见方的大鼓显示窗随着周围不断闪烁的小灯飞快地旋转着。最近的数字游戏机的显示窗大都改成了液晶显示屏。可是实相寺还是喜欢这种实物大鼓内置式的机器。液晶显示屏的大鼓总让人觉得好像是电脑控制似的，而这种机器玩起来却有机械的味道。

换了三台机器，弹子出的都不太好。但第四台机器的情况好像挺不错的，只用了一千元，大鼓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不断地旋转，虽然没有完全打中过，但还是有五次就差一个数字就全中了。又到售币机上买了几次预付卡，实相寺就在这里打着弹子，转着大鼓玩了起来。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实相寺就会来打游戏。而且，只要是碰上像今天这样好使的机器时，他整个人都会觉得放松下来，对直播中的失败也逐渐觉得可以面对了。



本来,实相寺的理想是当一名音乐人。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东京,受雇于高圆寺的夜总会当杂工,并住在那里。一过就是二十年,一直到现在,实相寺仍旧是个没人知道的无名小卒。无论是赶时髦还是其他的什么,只要能出名他什么都做。他做过占卜师的助手,还自称是催眠师出演过节目。总之,他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总是不太顺利。

不过,催眠师这个头衔比他预料的效果要好。几年前,在一次联合演出中,需要招聘有特异功能的人,实相寺就决定以催眠师的身份去应聘。尽管连催眠术的施法都不知道,但只要做得看上去像就行了。即使被人取笑,只要能在电视上露脸,那么比起窝在高圆寺,路子不是会更多吗。

那个节目拍的是催眠一个偶像派的嘉宾女孩。实相寺一说话,那女孩很快就进入了睡眠状态,并且按照他所说的样子,反应强烈地跳起舞来了。当然对于这一点,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实相寺自己。但是,这一节的录制刚刚完毕,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插播广告”,那女孩就一下子跳了起来,说道:“这样行吗?累死人了。”

一片寂静以后,实相寺遭到了满堂哄笑。当天,实相寺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以为这段场面肯定会被播放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在播放那一次的节目录像时,他发现那个女孩跳起来的场面已经被剪去了。光看节目,实相寺的催眠术还真挺地道的呢!第二天,别的节目的工作人员还向电视台的该节目的播音员询问过此事。

这下可真让实相寺欣喜若狂,从那以后,他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方法。当然,电视台的人也是拿工资生活的,并不像社会上的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被利用,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认为催



眠术之类不过如此的轻视心理倒是帮了实相寺的大忙。当然，一起在现场的那些工作人员是再也不会请他出演了。但即便这样，他还是在许多节目中演出了，后来能演出的节目渐渐地少了。出演直播的节目虽然有些冒险，但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结果，就在今天他彻底失败了。

算了，不去想它了。实相寺点了根七星香烟，他一边望着不断闪烁跳跃的数字，一边想：“平常看白天节目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只要下次能在黄金时段出演，就肯定能挽回声誉。”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打了有一万元时，手机响了。

他右手握着游戏机台上的手柄，左手拿起电话。“喂！喂喂！”

“是实相寺吗？店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实相寺慌得叼在嘴里的烟也差点儿掉下来。打电话来的正是占卜公司的社长。

“嗯，因为今天白天要拍电视，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下午五点才开始营业吗！”

一阵沉默过后，社长很不高兴地静静地说道：“你看看表，都几点了。”

实相寺向自己的手表瞄了一眼，时针已经指向六点了，他心想，这下完了。连忙说道：

“实在对不起，我现在马上就去。”

“拜托了。另外，电视我看了，别担心，白天的电视没人看的。”虽然没想到他会说起这个，但口气还算是不错的。

实相寺说了声“谢谢！”就挂断了电话。游戏厅里的声音这么吵，社长肯定是听到无疑了。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刚好，游戏币也快打完了。就剩最后一个转盘在旋转了。



3,3,中,一阵夸张的音乐和闪烁的灯光。怎么回事,都这时候了,饶了你了!这样想着,实相寺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最后一个转盘。

转盘终于停下了,是4。机器一下子就像死了一样的静。唉!不中也是意料之中的。

打着离开游戏厅时偷来的伞,实相寺来到了位于竹下街的“占卜城堡”。办公大楼的半地下室被分隔成小屋,占卜师们每人租一间营业。店铺的入口全都朝着大街,以便客人下了几步台阶后,就能直接进入店里。这里的占卜师都跟实相寺一样,是占卜公司的人。

最受欢迎的是风水占卜与前生占卜,那里正围着一大群女中学生。手相和十二星座的占卜也各有数人,水晶球占卜那边却是一个人都没有。实相寺与其他占卜师没有什么来往。反正无论哪个人都是来到东京后理想破灭的落魄艺人,是把父母的遗产坐吃山空后的不务正业之徒。与其说是占卜别人的命运,倒不如说是更担心自己的未来。

拉开最右端的卷门,上面写着“催眠店,欲亲身体验者请入内”的告示板就露了出来。可是,排在其他占卜师店前的那些人连看都没看一眼。

这样的店,还是快点关门得了,实相寺心里想着。可是为了能从占卜公司的社长处领到微薄的工资,也只好听他指挥了。刚开始营业时还有几位客人光顾,后来就一位客人也没有了。

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相寺心想,至于原因我自己最清楚了。本来我就不会催眠术,只是对来这里的客人说我会催眠术,接着就假装着对他做一番催眠的样子,然后就对满脸疑惑的客人说,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我确实已经给你做了催眠